

解莊

宇津木益夫解

内篇

卷八

13

704

8

門 13
號 704
卷 8

解莊卷之八

尾張

宇津木益夫天放解

內篇應帝王第七

天人既合。內外相濟。則性命道德之旨明。而皆備於我也。雖在側陋。其道同於帝王也。此篇之所以名應帝王也。是德充符。大宗師。十成脩熟。而後自到此地位也。非別有應帝王之道也。乃盡前二篇之蘊。而精熟者也。老子云。王法天。天法道。道法自然。亦可以觀此篇之旨也。

齧缺問於王倪。四問而四不知。齧缺因躍而大喜。行

明治三十八年
十月十八日
購求

以告蒲衣子。蒲衣子曰。而乃今知之乎。有虞氏不及
泰氏。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。亦得人矣。而未始出
於非人。泰氏其卧徐徐。其覺于于。一以己爲馬。一以
己爲牛。其知情信。其德甚真。而未始入於非人。

齧缺之四問。即齊物論所謂。子知物之所同是耶。
子知子之所不知耶。然則物無知耶。知之非不知。
不知之非知耶。是也。王倪皆以吾惡乎知之答之。
王倪之不知。真不知而體之者也。齧缺有齧悟于
斯。而歡喜踴躍。行以告蒲衣子。蒲衣即被衣也。被
衣曰。而今乃知之乎。何悟之曉也。有虞氏不及泰

氏。泰氏古帝王。乃泰皇也。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
人。亦得人矣。藏仁。含仁抱仁之義。要求也。此以仁
懷人也。此亦得人。天下往歸之也。病在藏仁要人
而未恬也。雖人歸之。而未始出於非人。非人二字。
諸解不一。按沈註。非人。是人非人。斤斤察察。行其
賞罰也。郭亦爲是非之非。此有虞氏。雖得人爲帝
王。藏仁以要人。其治迹。不出於是非人之外。此所
以不及泰氏也。此以其用知也。泰氏其卧徐徐。徐
緩貌。不用知故也。其覺于于。自得貌。又無事貌。不
要人故也。此徐徐于于。不知吾爲帝王。又不知爲

何等人。唯任人喚爲牛馬。是泰氏。未嘗向外境興其心。其知道之深也。故曰其知情信。所謂道有情有信是也。其知情信。則其德之甚真。可知也。而未始入於以賞罰是入非入之境也。故曰其德甚真。而未始入於非入。此先論有虞與泰氏。以示其行儀之不出於非。不入於非也。非人字。除人字。則其義自明。九十八言。

肩吾見狂接輿。狂接輿曰。日中始。何以語汝。肩吾曰。告我。君入者。以已出。經式義度。人孰敢不聽。而化諸。接輿曰。是欺德也。其於治天下也。猶涉海鑿河。而使

蚤負山也。夫聖人之治也。治外乎正而後行。確乎能其事而已矣。且鳥高飛。以避矰弋之害。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。以避薰鑿之患。而曾二蟲之無知。

日中始。人姓名。經式義度。皆是治天下之法也。而離性已遠。故謂之欺德。欺不實也。以已制物。則物失其真也。西仲以爲病。在已出與孰敢不之。二語。豈惟二語爲病哉。已爲欺德。則君入者當用心也。若以欺德治天下。則猶涉海鑿河。勞而無功。使蚤負山。不堪其任也。夫聖人之治天下也。治外乎。經式義度。此皆脩外之法也。未足以治其內也。夫

治外而遺其內。或親內而疎其外。俱不可以爲正也。正而後行。此正字。乃通徹內外。而不自欺。平均親疎。而不自私之謂也。如此而後。其道當行也。確乎堅凝。不可拔之意。堅然能其事而已。其事者。不因欺德。而因正行也。此不繩之於外。而已獨能正。則道必自行也。虞書曰。班師振旅。帝乃誕敷文德。舞羽于兩階。七旬有苗格。可以爲正而後行之徵也。若以經式義度。徒繩之於外。則民非其性命之所安。將視以爲患害。苟爲患害。則避之之法。無所不至。然則避去之法。日將營之。何暇而安其性命。

之情哉。且鳥之高飛者。將以避矰弋之害也。鼯鼠之小。深穴乎神丘之下者。將以避薰鑿之患也。鳥鼠猶且有避去患害之知。而況天下之人民乎。而曾無知於二蟲乎。君人者。所宜用其心也。西仲以爲君人之知。不如鳥鼠者。有自他之異。達者質諸神丘。社壇也。百十七言。

天根遊於殷陽。至蓼水之上。適遭無名人。而問焉曰。請問爲天下。無名人曰。去女鄙人也。何問之不豫也。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。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。以出六極之外。而遊無何有之鄉。以處壖埌之野。汝又何

帛以治天下。感予之心爲。又復問。無名人曰。汝遊心於淡。合氣於漠。順物自然。而無容私焉。而天下治矣。天根之名。奇也。無名人亦奇也。殷陽。殷山之陽也。蓼寥通。殷陽寥水。亦奇也。夫天人相合。陰陽相濟。自是帝王之治備。更發言而問。爲天下。所謂打叢驚虵也。此無名人之所以曰。去汝鄙人也。天根學已至於天。而領無私之旨。然猶以天爲根。而未盡其天者也。無名人者。無無名。盡天盡人。而更無可名人者之地位也。故曰。何問之不豫。豫。所謂凡事豫則立之豫字。言有可先於治天下者也。先不

盡其天之根抵。而問治天下。此其所以不豫也。予方雖爲人。與造物者同體。故不爲軀殼所繫。厭其爲人。則又乘夫莽眇之鳥。以出六極之外。而遊無何有之鄉。以處壖埌之野。莽眇。輕虛貌。六極。六合也。無何有。壖埌。俱曠莫虛廓之地位。言輕虛出天地四方之外。遊造物之外。處太虛無極之地也。此語以軀殼之念解之。則以爲神仙輕舉者流之事。故不推究之者。許多也。試省之。夫人平素無事。則行住坐臥。不覺有軀殼。見聞覺知。何知有此身哉。皆無心。而著衣喫飯。無念。而阿屎送尿。見山則唯

山而不知軀殼之所在。見鳥則飛揚空中而忘其身。以是推之。心性之所在。何唯繫在軀殼哉。再三思索。以達其旨。此是工夫之秘訣也。無名人曰。吾既如此。汝又何帛。以治天下之言。感觸予之心哉。帛音藝。法也。一作爲。又訓故。字典研計切。音詣。法也。言汝又有何道理。以治天下。觸動我心乎。又復問。此問與前問同耶。將盡根柢而問耶。請審諸。無名人曰。汝遊心於淡。合氣於漠。所謂無思無慮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非天下之至神。其孰能與於此矣。夫心淡而氣漠。順萬物之自然。而無

容私焉。則天下不治而自治矣。莊子通篇以遊字爲眼目。不繫一處之義也。首篇逍遙遊之遊字。可以玩味也。百二十言

陽子居見老聃曰。有人於此。嚮疾彊梁。物徹疏明。學道不勸。如是者。可比明王乎。老聃曰。是於聖人也。胥易技係。勞形怵心者也。且也虎豹之文來田。猿狙之便。執鰲之狗來藉。如是者。可比明王乎。陽子居蹵然曰。敢問明王之治。老聃曰。明王之治。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。化貸萬物。而民弗恃。有莫舉名。使物自喜。立乎不測。而遊無有者也。

嚮疾敏捷。無嚮而不合道也。彊梁剛毅不撓。勇於力行也。物徹。物情透徹。無不周知也。疏明。疏通明達。心無凝滯也。學道不勸。精進不厭也。此才秀知明。任重勇行。進取不厭之人也。昏者。昏徒。有罪受役者。易者。更番直事。技者。技藝百工。係其身者也。比之於明王。相去遠矣。雖其才之美可愛。有所係而勞形怵心者也。皆爲其才與職所繫累者也。猶虎豹其皮有文。故致人獵取。後狙執狸。亦以其便捷。致人羈縻也。如是者。不可以比明王也。比合也。田田獵也。繫狸同。藉繩也。繫也。陽子居聽其人之

同。昏易技係。蹙然驚駭。更問明王之治。老子曰。明王之治也。其功蓋覆天下而已。不以爲功。此忘己故也。忘己則其功獨不忘乎。化貸萬物。而使各得其所。民亦受其化貸。而忘其化也。故不恃。是上下交忘其功。而遊於無事者也。若論其功。則難舉一而名。所謂大哉博學。而無所成名之意。其功廣大。而不可枚舉也。而萬物盡得其所。欣然自適。故曰使物自喜。貸施也。前文以天根無名人。使學者滌除欲治天下之私意。而示淡漠自然。此條黜昏易技係之功課。而示以明王之無功而蓋天下也。前

文是天之所爲。而使人自得於無私之旨也。此條人之所爲。而反不使人知其所以治。但忘天忘人。而其功不知不識。充滿宇宙矣。此立乎不測。而遊於無有者也。乘莽眇之鳥。而出六極之外者。雖無跡可尋。而未免乘與出。則其所立猶有未盡者。至立乎不測。而遊於無有。則塵垢粃糠。無物不立。莽眇六極。無處不遊。天地萬物之內外。皆其所立所遊也。其旨超于思議之表。而不可以常情期也。學者以爲何如。百三十言。

鄭有神巫曰季咸。知人之死生存亡。禍福壽夭。期以

歲月旬日。若神。鄭人見之。皆棄之而走。列子見之。而心醉。歸以告壺子曰。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。則又有至焉者矣。壺子曰。吾與汝既其文。未既其實。而固得道與。衆雌而無雄。而又奚卵焉。而以道與世亢。必信夫。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嘗試與來。以予示之。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。噫。子之先生死矣。弗活矣。不以旬數矣。吾見怪焉。見濕灰焉。列子入。泣涕沾襟。以告壺子。壺子曰。鄉吾示之以地文。萌乎不震不正。是殆見吾杜德機也。嘗又與來。明日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。幸矣。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。

全然有生矣。吾見其杜權矣。列子入以告壺子。壺子曰。鄉吾示之以天壤。名實不入。而機發於踵。是殆見吾善者機也。嘗又與來。明日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。子之先生不齊。吾無得而相焉。試齊且復相之。列子入以告壺子。壺子曰。鄉吾示之以太冲莫勝。是殆見吾衡氣機也。鯢桓之審爲淵。止水之審爲淵。流水之審爲淵。淵有九名。此處三焉。嘗又與來。明日又與之見壺子。立未定。自失而走。壺子曰。追之。列子追之不及。反以報壺子曰。已滅矣。已失矣。吾弗及已。壺子曰。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與之虛而委蛇。

不知其誰何。因以爲弟靡。因以爲波流。故逃也。然後列子自爲未始學。而歸三年不出。爲其妻爨。食豕如食人。於事無與親。雕琢復朴。塊然獨以其形立。紛而封哉。一以是終。

上文立乎不測。而遊於無有者。其遊無所。其立無往。無處而不立。無處而不遊。明林晁恩有詩曰。一氣天然相始終。屈伸開闔自無窮。徘徊雲影天光外。自在清風明月中。此詩可以觀其旨趣也。此段引列子。以徵不測無有之實地。非盡心力以既壺子之實者。不能探其蘊奧。余耽此書五十餘年。未

能既此地位之實。慚愧切于懷。唯想像其地位。以解之。大方其恕諸。列子曰。有神巫自齊來。處於鄭。命曰季咸。是本齊人。來住於鄭也。知人之死生存亡。禍福壽夭。不爽歲月旬日。若神。故鄭人恐其指摘明白。皆棄而走。是死生存亡。禍福壽夭。以不知爲貴。若明被指摘。則其心反不樂。是世人之通情也。列子心醉其術。歸以告其師曰。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。則又有至焉者矣。列子之語。凡學諸道者。無一人而不懷此心者。已未究其師之蘊。而推測以爲如是者。世上一般。必不免此弊也。故壺子

謂列子曰。吾爲汝唯既其文。未既其實。何如汝固以爲得道與。吾與汝之與字訓。爲言唯既其文而已。既盡也。盡其文於書籍上。盡其文之理義而已。不既其實者。何以得其道哉。譬猶雌多而無雄。卵必不生。此列子之所以未得道也。此言以警列子。而汝自以爲得道。與世抗顏。求世人之信已。其心便發見於外貌。使人得相汝。此乃未既其實之徵也。嘗試與來。使彼相予。此欲使列子知既其實之真也。明日列子與季咸共來見壺子。相之一次。出謂列子曰。噫。此痛悼之歎聲。子之先生必死。不出

旬日。不可救。吾見其怪相也。見濕灰焉。此與死灰異。死灰尚可燃。濕灰不可燃。此必死弗活之象。列子入。泣涕沾襟。以告其言。壺子曰。鄉吾示之以地文。萌乎不震不正。是殆見吾杜德機也。此內觀之一也。壺子脩此觀以示。此藏生機於淵。唯萌乎九地之下。而不震不正。震動也。正定也。此言生機之萌。深潛於淵底。而不動不定。似全無生氣。是殆見吾杜德機也。杜。閑塞也。德者。天地篇所謂一之所起。有一而未形。物得以生。謂之德。是也。即天地萬物得以生之德也。杜其德之機也。彼見杜其機以

爲死而已。殆字見其似耳。地文之文字。與既其文之文。可併觀。發之於言。則謂之文。其實則在其人。而既之而已。李咸唯相其似耳。在壺子。則足以見既其實也。是乃九淵之一。而內觀之法也。嘗又與來。明日與見壺子。相之二次。出謂列子曰。幸矣子之先生。遇我也。有瘳矣。此句林陸俱云。不但能定人生死。而且能起死回生。行術之人。慣有此副自贊語頭。回回寫出。凡和漢售術之人。皆慣有此語。堪可慚愧也。全然有生矣。此乃可救。必不死。吾見其杜權矣。西仲云。權稱鍾。喻應物之妙用也。陸云。

權即機意。鬲齋云。機微而權則露矣。於杜閉之中。動機已露。故季咸以爲全然有生矣。列子入以告焉。壺子曰。鄉吾示之以天壤。名實不入。而機發於踵。是殆見吾善者機也。天壤亦內觀之一也。與前地文對。地文則猶山川草木之有萌芽而未露。恬然安靜。不見動搖也。但如大地寂然而已。天壤則地文之機發於內。露於外。故季咸相地文之象時。不知其杜權。而至示以天壤。見機發於踵。而後知初次之杜權。嗟亦遲乎哉。無名無物。無見無聞。故名實兩不入。只覺一段生機。自踵而發。乃前篇真

人之息以踵之義其未發則地文也。於是季咸殆見此人之善者在機。而始知其不死也。善者機也者。言運轉其機之善也。猶言巧於用機也。嘗又與來。明日又見壺子。相之三次。出謂列子曰。子之先生不齊。吾無得而相焉。不齊者。容色不整。倏忽變更。無一定也。技將窮矣。列子以告焉。壺子曰。鄉吾示之以太冲莫勝。是殆見吾衡氣機也。或曰。淮南子云。聰明雖用。必反諸神。謂之太冲。太冲者。冲漠無朕之大體。莫勝者。無偏勝。而往來屈伸開闔。自在之義也。氣機變化無極。而不可執。不可測。無可

相定也。太冲莫勝。亦內觀之一也。壺子又脩此觀。以示季咸。季咸見其氣機之平也。衡平也。倏而屈。倏而伸。忽而往。忽而來。其氣機之變更。無偏勝。故曰衡氣機也。此前之地文與天壤。半動半靜。而又別有其觀之法也。已上三觀。古謂之淵。故以下說示其名目。曰鯢桓之審爲淵。止水之審爲淵。流水之審爲淵。淵有九名。此處三焉。此受上三觀而言。淵者。陸云。深昧不測之義。審者。專一仇定之稱。審列子作潘。水之盤旋也。音盤本作蟠。水之盤回之盤。今作蟠恐寫誤。鯢大魚。桓盤桓也。蟠洄流也。此

言大魚盤桓。其水蟠洄。而成深泉。梁簡文云。蟠聚也。不震不正。是止水。機發於踵。是鯢桓。不齊。是流水。淵有九名。此其三也。故曰此處三焉。或曰。鯢桓。鯢鮪之所盤桓也。鯢鮪爲之制小魚也。鯢蓋大小兩用也。壺子所以示季咸者。到此方說出。淵本有九名。唯示其三也。言淵之妙用。有未盡者也。按審作潘非也。非審字。則不能盡淵之妙處。作蟠皆非也。列子九淵之名目。蒙叟不說盡。乃所以爲奇文也。列子曰。鯢旋之潘爲淵。止水之潘爲淵。流水之潘爲淵。濫水之潘爲淵。沃水之潘爲淵。汎水之潘

爲淵。雍水之潘爲淵。汧水之潘爲淵。肥水之潘爲淵。是爲九淵焉。己上五十四言。列子本文也。此九水名。見爾雅。夫水一也。而隨高下夷險。有洄激流止之異。似至人之心。因外物之難易。有動寂進退之容。向秀曰。夫水流之與止。鯢旋之與龍躍。常淵然自若。未始失其靜默。郭象曰。夫至人用之則行。舍之則止。雖波流九變。治亂紛紜。若居其極者。常澹然自得。泊乎無爲也。按爾雅。釋水第十二曰。濫泉正出。正出涌出也。註公羊傳曰。直出。直猶正也。疏云。詩大雅瞻卬云。甯沸檻泉。故此釋之也。詩言

檻泉者。正直。上出之泉也。其水涌出。故更云正出涌出也。李巡云。水泉從下上出。曰涌泉。濫檻音義同。按公羊昭五年傳云。叔弓帥師。敗莒師于濇泉。濇泉直泉也。直泉涌泉也。是其事也。郭云。直出者。蓋以義言之。彼言直。此言正。其意一也。故云猶正也。又曰。沃泉縣出。縣出下出也。註云。從上溜下。縣音玄。疏云。李巡亦云。水泉從上溜下。然則相傳爲然也。曹風云。冽彼下泉。則此沃泉也。又曰。汎泉穴出。穴出仄出也。汎音軌。仄音側。註云。從旁出也。疏云。李巡云。水從旁出。名曰汎。汎仄出。是側出。曰汎。

泉也。大東云。有洌汎泉。是也。又曰。涇闢流川。註云。通流。涇音揆。疏云。說文解字云。川貫穿通流水也。夏書曰。濬畎澮距川。言深濬畎澮之水。會爲川也。釋名云。川穿也。穿地而流也。然則涇闢者。通流大川之別名也。又曰。過辨回川。註云。旋流。疏云。回旋也。言川水之中。有回旋而流者。名過辨也。又曰。澮反入。註云。即河水決出而復入者。河之有澮。猶江之有汜。疏云。反復也。謂河水決出而復入。河者名澮。即下之水。自河出爲澮。是也。又曰。汧出不流。註云。水泉潛出。便自停成汚池。汧音牽。疏云。謂水泉

潛出。停成汚池者。名汧。地理志云。扶風汧縣。雍州弦蒲藪汧。出西北入渭。以其初出不流。停成弦蒲澤藪。故曰汧出不流也。其終則入渭也。又曰。歸異出同流肥。註云。毛詩傳曰。汧出同。汧歸異。爲肥。疏云。謂小水支分。歸入大海。則異其泉源。初出而同流者。名肥。即邛風泉水云。我思肥泉。茲之永歎。毛傳云。汧出同。汧歸異。爲肥泉。是也。已上出爾雅。但九水之中。不釋止水。想其狀同汧水。雖然汧水。水泉潛出。自停成汚池。其終入渭。則與止水少異。余按蓋止水者。無汧出。無汧歸。池中之水也。與流水

爲對。故不及釋者乎。又按過辨回川者。即鯢桓之潘也。溪闢流川者。即流水之潘也。灘雍音義同。此三淵之實。壺子既行之。其他濫水。沃水。汎水。雍水。汧水。肥水。爾雅釋之。壺子不示之。故唯存其義耳。淵者。諸解以爲深昧不測之義。審者。陸氏以爲專一仇定之意。余謂九水各異如是。然而不失其性。能應所遇之物。布其形者。未始不同。邦諺所謂水隨方圓之器。是乃淵之義。而推其所以然。則唯水之性是耳。人能專一審定我性。而往來開闔。屈伸動靜。隨其境。而不爲其境所繫累。洞明一切理義。

不爲其理義所拘泥。則九水之審爲淵之義。隨其所遇而用之。有不能盡者矣。此是內觀之深密。而自古師資相承之秘訣也。黃帝老列莊之後。其傳殆絕滅矣。幸而吾私淑以脩之數十年。雖未能究盡其奧旨。因此解以學。則道術之條理。自有爲聖經之根本。而使人發明真道者矣。雖然。世人擲棄而不顧。入於儒。入於佛。而不知其道爲何等趣味者多矣。適有解之者。亦唯既其文。而未既其實。其不得其道者。宜矣哉。嘗又與來。明日又與之見壺子。相之四次。季咸立未定。自失而走。季咸之眼力。

亦可感也。比之於壺子。雖其不及遠。而粗既相三淵之實地。今又至立未定。自失而走。則目擊知其不及壺子。雖其技窮。其相人之術力。有不可及者。惜矣夫。棄其技而隨學壺子。則其道將有不可測者。惜矣夫。自失而走矣。壺子曰。追之。似有孺子可教之意。列子追之不及。反命曰。已滅矣。已失矣。吾弗及已。嗚呼。鹵罔滅裂。未如之何也已。壺子曰。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矣。夫九淵者。應境而發。臨時而動矣。而未始失其根宗者也。至於未始出其宗。則九淵亦不中用。以真面目示之者也。故曰吾

與之虛而委蛇。未始出吾宗。則氣機深收。而其虛曠無不普於萬物。萬物亦爲其虛曠。所虛却。委委蛇蛇。不可名狀。所謂摸捉不着。連彼欲相之意。虛豁滌除去。故不知其誰何。隨彼所思而不抗。彼身心第靡。則因以爲第靡。彼形神兩波流。則因以爲波流。前文所謂搖蕩恣睢轉徙之塗者。是也。未始出吾宗者。乃道之全體。是也。若夫九淵。則其大用而從全體流出者也。淵之所以爲淵。於是乎可觀察也。季咸僅具相人之眼。而無真志。以其技之不一靈。逃走去。可惜之甚也。第靡與頽靡同。宛轉不定

也波流漾蕩貌。皆從虛而委蛇。而生其形容來。於是列子自以爲未始學。而歸三年不出。此徒學其文者之弊。諸道皆如此。夫雖既其文。未既其實。則非真既其文。況自以爲聞道。而未嘗有聞乎。道不易聞。又不易既其實也。列子見壺丘子林既實之事。自愧更發志。歸三年不出者。欲无其實故也。代其妻執爨。鋤其內。鋤其外。內外俱鋤了。不復知貴賤美惡之有別。故食豕之食。而同食人之食。不敢分別一切人事。不親爲之。此不知有己。不知有人。以雕琢之文。復其朴實。塊然獨以形立。豈有紛封

哉。塊然無知無情貌。紛紛紜多故。封。封畛立町畦也。既去紛紜多故。又非避人而已。獨漱之也。此不立封畛也。其塊然獨以形立之狀。終身如此也。故曰一以是終。此段爲使人盡學道之實。引列子九淵之名目。以示其義。非實體受用者。不能知之。唯解其文。而不踐其實者。豈得其真哉。四百八十六言。

無爲名尸。無爲謀府。無爲事任。無爲知主。體盡無窮。而遊無朕。盡其所受乎天。而無見得。亦虛而已。至人之心若鏡。不將不迎。應而不藏。故能勝物而不傷。

上文已以壺子之三淵爲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之徵應。此條又從既其文未既其實。而生意以發揮真義。以盡未盡之蘊矣。尸者主也。名者實之賓也。實者名之主也。無爲名尸者。若既其實。而有可觀者。則名必至。此非名實不入之學也。既其實。而實亦隨而忘。則更無名實之可測。此爲得之也。無爲謀府者。府之爲言聚也。謀而知。議而當。集義而生。儒者以爲得也。體大道者。更無思無慮。寂然不動。何謀之有。況聚其義乎。無爲事任者。有心擔當。謂之任。吾任其事。則衆務之責。交集於我。非所以

鋤外鋤內也。無爲知主者。隨支體黜聰明。大道長而不宰也。若以知爲主。則知其知之所知而不能知其知之所知。陷於偏僻。而不能應無窮也。以此四無爲。能爲體盡。則應無窮。而無應之之迹。所謂無爲而無不爲之要也。故曰。體盡無窮。而遊無朕。知天之所爲。而以人之所爲盡之。人爲己盡。而其天自流行。其道得於己。而無得之之迹。可謂虛而已。故曰。盡其所受乎天。而無見得。亦虛而已。獨見曰。夫應帝王之事。欲體而盡之。則其大無外。而無所終窮。欲遊心于其際。則其小無內。而無朕兆。

之萌。惟盡其所受乎天。而無有得之見橫于胸中。則虛以應之而已。此何言也。其大無外。其小無內。故不能體盡之而遊無朕。惟盡其所受于天者。而無已。以所得之見橫于胸中。則以爲虛乎。噫。此何言也。未能盡其軀殼之念。而欲遽盡其所受于天者。余必知其未既文也。而昂然以言應帝王之事。如此如此。可憐愍者也。學者莫爲此等妄解。所欺誑也。既體盡無窮。而無所不盡。則盡天盡人。無朕無得。亦唯虛而已。虛而應無窮之事物。此應帝王之義也。故至人之用心若鏡。用心二字妙。塵垢不

止。而其鏡常明。則其照應萬物也。不將不迎。應而不藏。此物來照映。應其物而不留其物也。至人之用心。如此而已。故能勝萬物之感映。而不傷其本體之明。此至人之心虛明。以譬之於鏡之虛明也。非謂鏡之形質也。此條受全篇之旨。以盡未盡之蘊。以爲應帝王篇之結尾。六十言。

南海之帝爲儵。北海之帝爲忽。中央之帝爲渾沌。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。渾沌待之甚善。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。曰。人皆有七竅。以視聽食息。此獨無有。嘗試鑿之。日鑿一竅。七日而渾沌死。

此內篇之總結尾。而與逍遙遊之首章照應。且承上文能勝物而不傷之義也。蓋虛而應物。不將迎而不藏。則渾然無竅鑿之迹也。南海之帝名儵。此南方明陽之義。海者。無涯涘深而不可測之義。帝者。尊貴之義。北海之帝名忽。北方暗陰之義。南北假寓明暗之義。猶逍遙遊之南冥北冥也。南帝此其知之所知也。北帝其知之所不知也。其往來聚散不定。變化無極。故名儵忽也。人之欲立志而學道也。出暗而向明。故逍遙遊之首章。有南北冥之譬喻。且有鯢鵬之別也。既達則以其知之所知。以

養其知之所不知也。此南北兩達之後。有脩熟之工夫。以恬養之也。若徒知所知與所不知之理。而不恬以養之。則其理雖明。其事實昧然。故示以此條。使人盡未盡之蘊。其深切丁寧。實堪感戴矣。人唯用心于知不知明暗之上。而無恬以養之工夫。則南北之儵忽。常相聚於中央。無暫安時。此非其至處故也。恬養既熟。明暗知不知和融。如至人用心。不將不迎。應而不藏。則無明無暗。無知無不知。無聲無臭。所謂未始有始之地位也。是之謂渾沌。乃喜怒哀樂未發之中。而與不測無有之地位。

同一體也。是人人固有之性。而無假之天。是也。乃中央之帝也。人能體渾沌。而不爲儵忽二帝所誘轉。則未始出吾宗之地位。而與世間一切事物。第靡波流。而未嘗失其本體之虛明也。乃能勝萬物之紛紜。而不傷其虛明者也。若夫以其虛明。自以爲得。往來于萬化之中。而逞其理之明。爲其以爲得之暗。所蔽覆。紛紜不休。此爲儵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。若渾沌拒之而不容。則失渾沌之體。故待之甚善。此渾沌之所以爲渾沌也。若儵忽自知其爲儵忽。而相與歸渾沌之德。則渾沌爲之主。而

儵忽爲之客。上下受其次。必無災害。儵忽各逞其能。而有鼎立之勢。但似以渾沌爲地主者也。於是儵忽相與謀報地主善待之德。曰。人皆有七竅。以視聽食息。此猶無有矣。夫以視聽食息。爲樂地者。世人之常情也。是以目欲美色。耳欲美聲。口欲美味。終爲七竅所撫弄。唯外馳以快其心而已。其心雖快。暫時之儵忽。而轉化不迴踵。其爲樂亦何如矣。凡學道者。不知其固有之性。而徒以理義悅其心。以爲得道者。亦不少矣。皆是認儵忽爲帝。而以外境之理義。爲主者也。夫理義者。一切事物之所

以有差別。而非本體之所固有也。非固有。則雖明之於萬物。而外馳之念耳。雖善亦竅鑿渾沌之類也。學者宜深省痛察也。夫儵忽之相遇於渾沌之地。無時而不然。此為人者之常態也。欲報其德。而使其鑿死。其心非惡。而其舉動終歸惡矣。此世人之所以爲利。則所以招害也。沈註云。夫歡喜冤讐。誰能看破。然至得竅鑿時。非儵忽不知。渾沌亦不知也。悲哉。慾竇盡開。則天良全滅也。七十五言。應帝王。通計一千零八十六言。受德充符大宗師二篇之旨。而不爲其旨所拘繫。超越乎思議之表。

而與帝王同其趣者之行履也。到末段。與逍遙遊之南冥北冥相照應。以南海北海爲內篇七篇之結末。人之學道者。不過自暗徙明也。圖南之後。當以中央未發之中爲住處。以儵忽既發之節爲應世之法。必無使儵忽鑿渾沌之竅。

內篇七篇。通計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四言。各有題目。演其義。道德性命之根宗。發揮而無餘蘊。有志之士。當須剴心脩習也。人唯愛其文之逸蕩奇險。而不繹其旨。是以蒙叟之心事。不明於世。將三千

也有似矣。而其論理也失竅矣。識者亦當擇其當否。

門人 寺西積善校并書

山本長九衛門彫刻

解莊卷之八終

明治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御届
明治十四年七月十日出版

定價金壹圓四十五錢

註解人

故

宇津木益夫

京都府士族

宇津木貞夫

東京神田區小川町四十七番地

出版人

發

内外兵事新聞局

同京橋區元數寄屋町二丁目六番地

兌

小林新造

同京橋區南傳馬町二丁目六番地

也有似矣。而其論理也失竅矣。識者亦當擇其當否。

門人 寺西積善校并書

山本長九衛門彫刻

解莊卷之八終

明治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御届
明治十四年七月十日出版

定價金壹圓四十五錢

註解人

故

宇津木益夫

京都府士族

宇津木貞夫

東京神田區小川町四十七番地

出版人

發

内外兵事新聞局

同京橋區元數寄屋町二丁目四番地

兌

小林新造

同京橋區南傳馬町二丁目六番地

